

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治國平天下之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

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本必端。端

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

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家人離必起於

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

近思錄

卷之八

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請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明道先生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元不識。

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 ○伊川

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

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

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

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

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

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

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

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程

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何也朱子曰

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

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而做工夫有見處

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葉氏曰立志篤

實而遠大則不膠於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

踐近不惑於流俗 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

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

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

孰不親比於上。葉氏曰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

大羣心自然豫附 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

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

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宋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人。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永按樹旌以表其門。御者驅而過之。敲擊則不得人。此未出之前。習過君表之御法也。逐獸別設驅逆之車。非以驅車入門為驅獸。記條有小差。讀者得其大意可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

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

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

難矣。履象傳。○葉氏曰。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

日志於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為民者。日志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

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

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

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

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

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

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

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

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葉氏曰。有

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

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治泰之道可成也。○

永按。神宗用王安石。更新法。而宋室以否。有馮河之果。而無包荒之量。故也。○觀盟而

不薦。有孚。顯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

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

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矣。朱子曰。祭祀無

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盟是未用事之初。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幾畢便過了。○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傳。○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蓄而合之也。○葉氏曰。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

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

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葉氏曰。制強暴。

者。察其機要。治其本原。而人自服。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

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

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

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

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

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

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

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

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

朱子曰。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一

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

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

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

吉也。

葉氏曰。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

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

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良象傳。○朱子曰：伊川於良，良其背恐當。○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朱子曰：說若違道，不剛中，便是干譽。○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

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傳。○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

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
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
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

氏曰書不時者如隱七年夏城中邱之類書時者
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
年升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
之類泮宮諸侯之學闕宮毛詩以為先妣姜嫄之
廟泮宮所以教育賢才闕宮所以○治身齊家以
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

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
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
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明道先生

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

下遺書下同○葉氏曰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
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
亦非先王○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
之法矣

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
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
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

邦只在公私之間爾飾日所謂文章者便是文
類耳○問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
親日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

其所不知也。○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闢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以喪邦矣。○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問所謂公私者。豈非件弓必欲人才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喪邦說得甚險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惟其義耳。○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

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永按此謂事有積弊不可不變革者。須變乃有益。倘輕於改作。或變之不得其道。則不唯無益。而已有煩擾之害矣。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

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

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葉氏曰。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闡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

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蔑而不可止。明皇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於外。閹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

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葉氏曰。大綱謂綱常。唐若祖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倣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

同。○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只是要得社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會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孟子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正謂此也。

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朱子曰。大人者。而物正者也。○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

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正蒙

○揚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法立而能

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

所守故放遠之葉氏曰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

者蕩心之原敗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法亂紀之要也○橫渠先生答范與之書曰朝廷

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與之謂

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

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永按所得即所學之道

學者也葉氏謂不以政術非吾所事非是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

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

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

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

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與之為朝廷

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問能使吾君愛天下之

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

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氏曰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